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禮纂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賈鈇

謄錄監生臣席大賓

朱子禮纂卷四

大學士李光地撰

祭

問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

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為魄纔說知便是主於心也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潘問魄附於體氣附於魂可作如此看否曰也不是附魂魄是形氣之精英銖問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者而言耳天地之間陰

陽合散何物不有所以錯綜看得曰固是今且說大界限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又問子思只舉齊明盛服以下數語發明體物而不可遺之驗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

氣散為鬼矣子孫精誠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語類黄銖錄

問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豈非以氣魄未足為鬼神氣魄之盛者乃為鬼神否曰非也大凡說鬼神皆是通生死而言此言盛者則是指生人身上而言所以後面說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但說體不說魄也問頃聞先生言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口鼻之嘘吸者為魂以此語是而未盡耳目之所以能精明

者為魄口鼻之所以能噓吸者為魂是否曰然看來魄有箇物事形象在裏面恐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為耳目之精明且如月其黑暈是魄也其光是魂也想見人身魂魄也是如此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離而各散去魂為陽而散上魄為陰而降下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於運用發出來是魂這兩箇物事本不相離他能記憶底是魄然發出來底便是魂能知覺底是魄然知覺

發出來底又是䰟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或曰大率魄屬形體䰟屬精神曰精又是魄神又是䰟又曰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所以老人多目昏耳聵記事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老子云載營魄是以䰟守魄蓋䰟熱而魄冷䰟動而魄靜能以䰟守魄則䰟以所守而亦靜魄以䰟而有生意䰟之熱而生涼魄之冷而生暖惟二者不相離故其陽不燥其陰不滞而得其和矣不然則䰟愈動而魄

愈靜魂愈熱而魄愈冷二者相離則不得其和而死矣又云水一也火二也以魂載魄以二守一則水火既濟而不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說盡千言萬語說龍說虎說鉛說汞說坎說離其術止是如此而已故云載魄抱魂能勿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今之道家只是馳騖於外安識所謂載魄守一能勿離乎康節云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康節之學意思微似莊老或曰老子以其不能發用否曰老

子只是要收藏不放散 語類 呂燾錄

問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之精神故祭之可以來格至於妻及外親則不知如何曰但所當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是從一原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文集 答汪長孺

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 又錄云千

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子謂為芻靈也善謂為俑者不仁雖是前代已用物事到不是處也須改用教是始得語類葉賀孫錄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可曉語類錢木之錄

某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

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惟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惟是五者蓋以為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

此為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為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

事神者曷嘗有槪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俟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文集鄂州社

稷壇記

堯卿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向來沙隨說以所宜木刻而為主某嘗辨之後來覺得却是但以所宜木為主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

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又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是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又曰周禮亡國之神却用刑人為尸一部周禮却是看得天理爛熟也語類林夔孫録

叔器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於堂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祭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

祭畢却就山邊喚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舜功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曰神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盈天地之間皆神若說五祀無神則是有有神處有無神處是甚麼道理叔器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當如此否曰也是氣與他相關如天子則是天地之主便祭得那天地若似其他人與他不相關復祭箇甚麼如諸侯祭山川也只祭

得境内底如楚昭王病後卜云河為祟諸大夫欲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祟孔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又問如殺孝婦天為之旱如何曰這自是他一人足以感動天地若祭祀則分與他不相關如何祭得又問人而今去燒香拜天之類恐也不是曰天只在我更禱箇甚麽一身之中凡所思慮運動無非是天一身在天裏行如魚在

水裏滿肚裏都是水某說人家還醮無意思豈有斟一盃酒盛兩箇餅要享上帝且說有此理無此理某在南康祈雨每日去天慶觀燒香某說且慢去今若有箇人不經州縣便去天子那裏下狀時你嫌他不嫌他你須捉來打不合越訴而今祈雨却如何不祭境内山川如何便去告上帝語類黄義剛録

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之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

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覩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陶爲土室其當中處上爲一竅以通明名之曰中霤及中古有宫室亦以室之中央爲中霤存古之舊示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謂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語類黄義剛錄

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户若宣聖廟室則先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礜郊稷礜東向稷南

向今朝廷宗廟之禮情文都自相悖不曉得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却望西拜都自相背古者用籩豆簠簋等陳於地當時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為便今塑像高高在上而祭饌反陳於地情文全不相稱曩者某人來問白鹿塑像某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既元用像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像某處有列子廟却塑列子膝坐于地這必有古像行古禮須是

參用今來日用常禮庶或響之如太祖祭用簠簋籩

豆之外又設牙盤食用椀楪之類陳於牀這也有意

思到神宗時廢了元祐初復用後來變元祐之政故

此亦遂廢 語類 葉賀孫錄

夫子像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復置在臺座上到春秋

釋奠却乃陳簠簋籩豆於地是甚義理某幾番說要

塑宣聖坐於地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此有

甚不可處每說與人都道差異不知如何某記在南

康欲於學中整頓宣聖不能得後說與交代云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時祭只設主祭可也今不可行只得設像坐於地方始是禮語類徐㝢錄

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古有釋菜之禮約而可行遂檢五禮新儀令具其要者以呈先生終日董役夜歸即與諸生斟酌禮儀鷄鳴起平明往書院以廳事未備就講堂行禮宣聖像居中兖國公顔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並紙牌子

濂溪周先生東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東二康節邵先生西二司馬温國文正公東三横渠張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東四從祀亦紙牌子竝設於地祭儀別錄祝文別錄先生為獻官命賀孫為贊直卿居甫分奠叔蒙贊敬之掌儀堂狹地潤頗有失儀但獻官極其誠意如或享之鄰曲長幼竝來陪禮畢先生揖賓坐賓再起請先生就中位開講先生以坐中多年老不敢居中位再辭不獲諸生復請遂就位說為學之要午飯後集

衆賓飲至暮散 語類 葉賀孫録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説恐非顔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晋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 其制皆為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内各有寢廟别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 晋博士孫毓議 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 宗亦

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言守祧之宫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於昭之宗曾祖遷於昭之二新入廟者祔於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倣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於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歿則祔於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倣此凡毀廟遷主改塗

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傳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曰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窋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

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

歴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没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

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為祠于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

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葢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

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葢將

代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

次為圖如右所謂髙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

於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為説而陸

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

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

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墠

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墠王

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為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為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為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為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墠又皆一

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墠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墠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為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之穆即為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

動則於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為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

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昭穆之不為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祫則始封以下以次

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璪以為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祫不兼毁廟之主則有右無昭而穆獨為尊之時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為穆而武常為昭也故陸佃以為毁廟之主有不皆祫之時難之而未見璪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為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

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
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
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
季之處也文王之為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
北向而何害其為尊哉文集禘祫議
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
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為奥
而為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為尊者

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為尊矣非謂廟東鄉而太祖東鄉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本廟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祫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羣廟之主合食於前者皆南鄉北鄉以叙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帝為東鄉而太祖反居南鄉為配位也通典開元禮釋奠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乃古禮也堂上之位則以南鄉為尊如儀禮鄉飲酒賓席牖前南向今沈存中說祭禮朝踐於堂亦以南鄉為

尊而政和新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漢間廣武君王陵母皆云東向坐田蚡傳亦云自坐東鄉而坐其兄南鄉此則不知其為室中為堂上但猶以東鄉為尊則可見矣（文集答王子合）

李丈問太廟堂室之制曰古制是不可曉禮說士堂後一架為室蓋甚窄天子便待加得五七架亦窄狹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室在堂後一間從堂內左角為戶而入西壁如今之牆上為

龕太祖居之東向旁兩壁有牖羣昭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堂又不為神位而為人所行禮之地天子設黼扆於中受諸侯之朝語類陳淳錄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寖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

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毁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爲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

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於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

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己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爲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者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祗赴謹已畧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爲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爲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

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取

進止文集

祧廟議狀

問祧主當遷何地曰便是這事難處漢唐人多瘞於兩階之間然今人家廟亦無所謂兩階者兩階之間以其人跡不踏取其潔耳問各以昭穆瘞於祖宗之墳如何曰唐人亦有瘞於寢園者但今人墳墓又有太遠者恐難用耳頃在朝因僖祖之祧與諸公爭辨幾至喧忿後來因是去國不然亦必為人論逐當時全

不曾商議只見智夫崇之時為太常卿來言欲祧僖祖某問欲祧之何所劉曰正未有以處因此方詔集議某論卒不合後來竟為別廟于太廟之側奉僖祖宣祖祧主藏之於別廟不知祫禘時如何這都行不得若禘祫太祖之廟不成教祖宗來就子孫之廟若移太祖之主合禘於別廟則太祖復不得正東向之位都行不得治平間曾如此祧了及至熙寧章衡上疏論僖祖不當祧想其論是王介甫然其論甚正介甫嘗

上疏云皇家僖祖正如周家之稷契皆為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今替其祀而使下祔於子孫之夾室非所謂事亡如事存事死如事生而順祖宗之孝心也此論甚正後來復僖祖之廟其當時之論正用介甫之意其謂僖祖當為始祖百世不遷之廟如周之后稷而太祖太宗則比周之文武有何不可而趙丞相一向不從當時如樓大防陳君舉謝深甫力主其說而彭子壽孫從之之徒又從而和之或云太祖取天下

何與僖祖事某應之曰諸公身自取富貴致位通顯

然則何用封贈父祖耶又許及之上疏云太祖皇帝

開基而不得正東向之位雖三尺童子亦為之不平

其鄙陋如此後來集議某度議必不合遂不曾與議

却上一疏論其事趙丞相又執之不下某數問之亦

不從後來歸家亦數寫書去問之何故不降出亦不

從後已南還而事定矣僖祖翼祖順祖宣祖中間嘗

祧去翼祖所以不諱敬字得幾時及蔡京建立九廟

遂復取還翼祖以足九廟之數後來渡江翼祖順祖廟已祧去若論廟數則自祧僖祖之外又宣祖以至孝廟方成九數乃并宣祖而祧之某嘗聞某人云快便難逢不如祧了且得一件事了其不恭敢如此某為之駭然語錄失名

問祧禮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注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問有祭告否曰横渠說三年後

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廟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亦有此意今畧放而行之問考妣入廟有先後則祧以何時曰妣先未得入廟考入廟則祧語類黄義剛錄

竊謂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

不毁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

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絶矣乃苟以備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為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惟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鎮之幕職官而已爾止為京官橫渠先生

而温公云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是安可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專以天子之大夫為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東宮三少而上乃得為大夫則疑未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有所未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為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陞朝官並為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官職高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之品數而論之則禮之等

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未之有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況於古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

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逺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髙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髙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亦因可見矣但干祫之制他未有可考耳文集答汪尚書

問影堂序位曰古者一世自為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

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温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説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温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為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説亦誤昭穆之説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温公之法為定也文集答郭子從

諸侯不得祖天子然魯有文王廟左氏亦云鄭祖厲王

何也此必周衰諸侯僭肆做此違條礙法事故公廟設於私家語類

吳必大錄

春秋時宗法未亡如滕文公云吾宗國魯先君蓋滕文之昭也文王之子武王既為天子以次則周公為長故滕謂魯為宗國又如左氏傳載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如三桓之後公父文伯公鉏公為之類乃季氏之小宗南宮适之類孟氏之小宗今宗室中多帶皇兄皇叔皇伯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

君之意本朝王定國嘗言之欲令稱某王孫或曾孫或幾世孫有如越王派下則當云越王幾世孫如此則族屬易識且無戚君之嫌亦自好後來定國得罪反以此論為間離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名諱重疊字號都窮了更無安排處語類葉賀孫錄

余正父謂士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

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余正父謂此春秋時自是世卿不由天子都没理會先生云非獨是春秋時如詩裏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又如周公之後伯禽已受封於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云宰周公這般所在自曉未得語類葉賀孫錄

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

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 語類 楊道夫錄

問祭禮曰古禮難行且依温公擇其可行者行之祭土地只用韓公所編 祇一位 祭祖自高祖而下如伊川所論古者祇祭考妣温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 語類 楊驤錄

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
當請出高祖就叔伯位服未盡者祭之語類包揚録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
莫之宗者曰此說公子之宗也謂如人君有三子一
嫡而二庶則庶宗其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皆庶
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止有一人則無
人宗之已亦無所宗焉是謂無宗亦莫之宗也下云
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

此正解有大宗而無小宗一句之公之公猶君也語類

萬人傑錄

問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竊謂君適長為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為別子不得禰其父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立為先君之族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為祖也其適子繼之則為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百世不遷故曰大

宗者繼別子之所自出也呂氏言別子所自出者謂別子所出之先君也如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為桓公一族之大宗不知是否百世不遷者以其統先君之子孫而非統別之子孫也別子之庶長義不禰別子而自為五世小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為小宗小宗者繼別子庶子之所自出也故惟及五世五世之外則無服蓋以其統別之子孫而非統先君之子孫也不知是否伏乞垂誨曰宗子有公子之宗有大宗有小宗國家之衆子不繼世者若其間有適子

則衆兄弟宗之為大宗若皆庶子則凡弟宗其長者為小宗此所謂公子之宗者也別子即是此宗子既没之後其適長者各自繼此別子即是大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之衆子既没之後其適長子又宗之即為繼禰之小宗每一易世髙祖廟毁則同此廟者是為祖免之親不復相宗矣所謂五世而遷也文集

答黄叔重

凡文字有一兩本參對則義理自明如禮記中喪服小

記喪服大傳都是解注儀禮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祖明有宗也注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為庶子說得繁碎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其中矣某所以於禮書中只載大傳說語類沈僩錄

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宦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語類包揚錄

所問祭禮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

宗則祭止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為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今法制不立家自為俗此等事若未能遽變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竊謂只於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為陷中及兩竅不為櫝以從降殺之義不知如何可更商量也文集答潘立之

某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為祖考

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宗子名使介子某庶子名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爲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

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濶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從也所謂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

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學絶道喪此語世所罕聞聞之必以為笑然以吾友下問之勤不敢不以正對待次試以稟知更與士甫熟講斷然行之一新弊俗共甫博學多聞亦不應以此為怪也更詳思之

文集

答劉平甫

問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娶而死念欲為之立後但說立後則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曰既

更立主祭者即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可更考之文集答胡伯量

問夫主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說云耳煇詳此意謂有宗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牲祭於宗子之家可也是不可以有二主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各祭其祖父亦謂不可以二主乎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

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更詳之文集答李晦叔

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滚做一處祭不得要好當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

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禮這般處皆有之（其後來更討得幾家要入來得）如今要知宗法祭祀之禮須是在上之人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了做箇樣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語類 葉賀孫錄）

問七十老而傳則嫡子嫡孫主祭如此則廟中神主都用改換作嫡子嫡孫名奉祀然父母猶在於心安乎曰然此等也難行也且得躬親耳又間嫡孫主祭則

便須祧六世七世廟主自嫡孫言之則當祧若叔祖尚在則乃是祧其高曾祖於心安乎曰也只得如此聖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兼當時人習慣亦不以為異也又問先生舊時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後來廢之何故曰覺得忒煞過當和禘祫都包在裏面了恐太僭遂廢之　語類沈僩錄

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某自有男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　語類輔廣錄

忌日祭只祭一位　語類　呂燾錄

問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不知忌日合著如何服曰唐時士大夫依舊孝服受弔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弔某人弔之遂於坐間刺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須隔日預辦下謝書俟有來慰者即以謝書授之不得過次日過次日謂之失禮服亦有數等考與祖曾祖高祖各有降殺妣與祖妣服亦不同大槩都是黲衫黲巾後來橫渠制度又別以為男子

重乎首女子重乎帶考之忌日則用白巾之類疑亦是黲巾而不易帶妣之忌日則易帶而不改巾服亦隨親疏有隆殺問先生忌日何服曰某只著白絹涼衫黲巾不能做許多樣服得問黲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誕辰亦受子弟壽酒否曰否衣服易否曰否一例不受人物事某家舊時常祭立春冬至季秋祭禰三祭後以立春冬至二祭近禘祫之祭覺得不安遂去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某生日祭之值

某生日在季秋遂用此日九月十五日又問在官所還受人壽儀否曰否然也有行不得處如作州則可以不受蓋可以自由若有監司所在只得按例與之受蓋他生日時又用還他某在潭州如此在南康漳州不受亦不送又問黲巾之制曰如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幞頭然語類沈僩錄

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却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於卜日也語類王過錄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語類　包揚錄

先生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語類　包揚錄

問先生家廟只在廳事之側曰便是力不能辦古之家廟甚濶所謂寢不踰廟是也祭時移神主於正堂其

位如何曰只是排列以西為上祫祭考妣之位如何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向北向者以西方為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竝列於體為順若余正父之説則欲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竝列於體為不順彼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呂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而獨取傳注中之一二執以為是斷不可回耳語類萬人傑録

問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如何曰温公祭禮甚大今亦只是薦然古人薦用首月祭用仲月朝廷却用首月語類

包揚錄

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語類包揚錄

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椅桌嚴辦次日侵晨已行事畢語類上過錄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饌用浮屠某不用耳向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語類陳淳録

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墓人為尸之文或是初間祭后土亦未可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不免亦十月上陵語類陳淳録

比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爲先公託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様菜果鮓脯飯茶湯各一器以盡吾寧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文集戒子書

祭說辨訂精審尤荷警發然此二事初亦致疑但見二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不敢輕廢至於節祠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

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故前日之意以為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誨諭以為黷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燕樂隨俗自如殆非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若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如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為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

禮莫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又初定儀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今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其他如此修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為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為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繕寫上呈乞賜審訂示及幸甚 文集答張敬夫

焚黄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昨見歐夫謝魏公贈謚文字却只云告廟此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為得失也更乞台諭幸甚 文集答汪尚書

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曰夫婦同牢而食 語類陳文蔚録

家廟之制伊川只以元妃配享蓋古者只是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嫡竝配後世繼室乃是以禮聘娶自得為正故唐會要中載顔魯公家祭有竝配之儀 語類異必

大錄

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一副當人了嫡庶之分定矣故繼室於正室不可竝配今人雖再娶然皆以禮聘皆正室也祭於別室恐未安如伊川云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母不得祭矣此尤恐未安大抵伊川考禮文却不似橫渠考得較仔細 語類 韋伯羽錄

問禮云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何也曰便是此一說被人

解得都無理會了據某所見此二句承上面餕餘不祭說蓋謂餕餘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子夫不可將去祭妻且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餕餘矣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為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祭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 語類 陳文蔚錄

夫祭妻亦當拜 語類 黄義剛錄

妣者媲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畧有別 語類 劉砥錄

問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何所曰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謂生己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先生云祭於私室 又問禮記曰妾母不世祭於子祭於孫止又曰妾祔于妾祖姑既不世祭至後日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知合祭幾世而止曰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更詢考也又問妾母若世祭其孫異日祭妾祖母宜何稱自稱云

何曰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為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文集答竇文卿

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峯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峯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本朝濮王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為證當時雖是衆

人爭得住然至今士大夫猶以為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作為父母別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語類沈僩錄

用之問祭用尸之意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祀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為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古朴陋之禮至聖人時尚未改文蔚錄云是上古朴野之俗先王制禮是去不盡者相承用之至今世則風氣日開朴陋之禮已去不可復用去之

方為禮而世之迂儒必欲復尸可謂愚矣杜佑之說如此今蠻夷獠洞中有尸之遺意每遇祭祀鬼神時必請鄉之魁梧姿美者為尸而一鄉之人相率以拜祭為之尸者語話醉飽每遇歲時為尸者必連日醉飽此皆古之遺意甞見崇安余宰邵武人說他之鄉里有一村名密溪去邵武數十里此村中有數十家事所謂中王之神甚謹所謂中王者每歲以序輪一家之長一人為中王周而復始凡祭祀祈禱必請中

王坐而祠之歲終則一鄉之父老合樂置酒請新舊中王者講交代之禮此人既為中王則一歲家居寡出恭謹畏慎略不敢為非以副一村祈向之意若此村或有水旱災沴則人皆歸咎於中王以不善為中王之所致此等意思皆古之遺聞近來數年此禮已廢矣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朴陋也陳丈云蓋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云祭祀之禮酒肴豐潔必誠必敬所以望神之降臨乃歆饗其飲食也若立

之尸則為尸者既已享其飲食鬼神豈復來享之如此却為不誠矣曰此所以為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宗相傳一氣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形想像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盡誠蓋為是耳今人祭祀但能盡誠其祖考猶來格況既是他親子孫則其來格也益速矣因言今世鬼神之附著生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

神於其子孫者又如今之師巫亦有降神者葢皆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著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墓人爲尸亦是此意語類林子蒙錄

問祭五祀皆有尸祀竈則以誰爲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如墓祭則以冢人爲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問尸之坐立曰夏立尸商坐尸周旅酬六尸后稷之尸不旅酬問祭妣之尸曰婦人不立

尸却有明文又曰古者以先王衣服藏之廟中臨祭則出以衣尸如后稷之衣到周時恐已不在亦不可曉語類李儒用錄

朱子禮纂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禮纂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貫鉁

謄錄監生臣席大賓

朱子禮纂卷五

大學士李光地撰

雜儀

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内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燕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醫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

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媺下本有訓字）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凝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若狀則書）瞽為詩工又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旅陳也陳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

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有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也察其存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何謂六寢六宮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嚮明而治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其小

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何謂三朝五門曰王宮之外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虎門又曰畢門此鄭司農說也康成以雉門在庫門內而設兩觀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廷曰內朝臯門之內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詔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

焉路門之内燕朝也太僕正其位掌擯相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懸象治所以待民庫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内亦九室九嬪居焉

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内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内朝之在路門之内者或謂之燕朝

何謂貨賄曰有太

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玉府掌之良兵良器內府掌之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外府掌之文集天子之禮

天子視學以齒嘗為臣者弗臣或疑此句未純恐其終使人不臣如蔡卞之扶植王安石也曰天子自有尊師重道之意亦豈可遏只為蔡卞是小人王安石未為大賢蔡卞只是扶他以證其邪説故㬰人議論如了翁論他也是若真有伊周之德雖是故臣稍加尊敬亦何害天子入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便是以齒不臣之也如或人之論則廢此禮可也語類失名

問虞禮子為尸父拜之曰古人大抵如此如子冠母先

拜之子却答拜而今這處都行不得看來古人上下之際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為起在輿為下贊者曰皇帝為丞相起尚有這意思到六朝以來君臣逐日相與說話如宋文帝明日欲殺某人晚間更與他說話不能得他去其間有入朝去從人即分散去到晚他方出到唐尚有坐說話底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或終日不曾得見面

壽皇求治之初中間學士固是直宿又分講官亦直宿又令從官亦得入賜坐從容講論而今未論朝廷如古人州郡之間亦自如此如羅池碑云柳子厚與牙將歐陽翼共飲法帖中有顔真卿與蔡明遠帖都書名牙將即是客將蔡明遠亦是衙前他却與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與小官也不如此了語類　林夔孫録

古人屋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當其朝會有雨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雨霑

服失容則廢語類陳淳錄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揭看來此三句文義一樣古注誤作兩段解言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為敬若非敬事而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惟涉水而後揭若不涉而揭則為不敬如云勞毋袒暑毋褰裳若非敬事雖勞亦不敢袒惟涉水乃可褰裳若非涉水雖盛暑亦不敢褰裳也語類沈僩錄

禮妻之父曰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古禮甥字用處極多如壻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然伊川嘗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亦不成稱呼嘗見文定家將伊川語錄凡家書說姪處皆作猶子私嘗怪之後見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猶子字文定所改以伊川嘗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雖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亦且只得從俗若改為猶子豈不駭俗據禮兄弟之子當

稱從子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語類沈僩錄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所謂以伯仲者蓋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及到得五十即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為幾丈之類今日偶看儀禮疏中却云既冠之時即是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甞稱也到五十方才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却去取禮記看見其疏中正是如前

說蓋當時疏是兩人做孔穎達賈公彦故不相照管語類林夔孫錄

問左右必竟孰為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為尊也到後來又却以左為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為乎語類輔廣錄

拜親時須合坐受叔伯母亦合坐受兄只立受嫂叔同一家不可不拜亦須對拜夫婦對拜（語類 包揚錄）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於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

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為坐禪之意誤矣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跪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地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疏以為安定

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而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
安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
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
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
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他拜皆當
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
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
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

設位于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即畧為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為塑像則當倣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予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强然至今以為恨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巳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地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

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子方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像為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加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

之像以華千載之繆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文集

跪坐拜說

疏云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立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為之也又云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正拜也肅拜婦人之正拜也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振動吉拜凶拜褒拜附稽首竒拜附空首又云空首一拜其餘皆再拜肅拜或再三故郤至三肅使者〇一曰稽

首注曰拜頭至地也䟽曰先以兩手拱至地及頭至手又引頭至地多時也稽首稽留之字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諸侯于天子大夫于諸侯皆當稽首○二曰頓首注曰拜頭叩地也䟽曰

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而又引頭即舉也頭叩地謂若以首叩物然此平敵自相拜家臣於大夫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記疏曰頭叩地不停留地也又曰諸侯相拜則然○三曰空首注曰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君荅臣下拜也其有敬事亦稽首洛誥曰拜手稽首是也又曰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而引頭頓地即舉故名

頓首頓首而引頭至地稽留多時故名稽首此三者之正拜也○四曰振動注曰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記疏曰謂有敬懼故為振動疏曰案中候䧿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入酆王再拜稽首受案令文太誓得火烏之瑞使以周公書報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為稽首拜也○五曰吉拜六曰凶拜注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

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
疏曰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
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記曰拜而後稽顙頽
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疏曰拜是為親
痛深貌惻隱之至也記又曰晉獻公薨秦穆公使人
弔公子重耳勸其反國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穆
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
愛父也疏曰若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

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則愛父也○七曰奇拜八曰褒拜注曰杜子春云奇讀為奇偶之奇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答臣下拜褒拜再拜拜神與尸杜子春書又曰奇拜先屈一膝今雅拜是疏云後鄭不從此說○九曰肅拜注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

者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又曰儀禮賓揖入門推手曰揖引手曰撎記疏曰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文集九拜辨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彊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彊也今不正

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彊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名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彊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

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畧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

以為廬舍出入相交佇（班志作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税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志顏注）税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税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

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下並班志文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於疆畔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脩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

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

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為餘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班志文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二字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說增損脩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狥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

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九年以下竝以班志脩定書曰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

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衆衆班志並作終字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

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為國立

武足兵之大畧也 文集

井田類說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

邑為邱四邱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語類李閎祖録

問都鄙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則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軍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三遂不與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季通說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

書如魯頌公徒三萬亦具其說矣語類 陳淳錄

自三代後車服冠冕之制前漢皆不說只後漢志內畧載又多不可曉語類 失名

問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服橫渠謂服事也如洒掃應對沃盥之類曰恐只如鄭說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弁冕大夫助祭於諸

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無旒之冕也諸侯常朝則用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黄也庶人深衣語類

沈僩録

裁用細白布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為寸衣二幅不裁其長過脅下屬於裳用布二幅中屈而下垂之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腋下每幅之下屬裳三幅○裳交

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用布六幅每幅裁為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聯其縫以屬於衣每三幅屬衣一幅〇圓袂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為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〇方領兩襟相掩衽在掖下則兩領之會自方〇曲裾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疊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稍裁其內旁太

半之下令漸如魚腹末如鳥喙內向而緝之相沓綴於裳上之右旁以掩裳際右幅在下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內○衣裳皆緣緣用黑繒具父母以青大父母以繢領表裏各二寸裳下及邊表裏各一寸半皆就布緣袂口表裏亦一寸半布外接出○大帶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要而結於前再繚之為兩耳及垂其餘為紳下與裳齊以繒緣其紳之兩旁及下表裏各半寸如緣之色復以五綵條廣二

分約其相結處長與紳齊○緇冠糊紙為之武高寸許前後三寸左右四寸上為五梁辟積左縫廣四寸長八寸跨頂前後著於武外反屈其兩端各半寸內向黑漆之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竅以受笄笄用齒骨凡白物○幅巾用黑繒六尺許剌一邊作巾額當中作㡓兩旁三寸許各綴一帶廣一寸許長二尺許循㡓中上反屈之當幅之中斜縫向後去其一角而復反之使巾頂正圓乃以額㡓當頭前向後圍裹而繫

其帶於緇後餘者垂之○黑履白絇繶純綦文集深衣制度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裘似今之襖子裼衣似今背子襲衣似今涼衫公服襲裘者冒之不使外見裼裘者袒其半而以禪衣襯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緇衣素衣黃衣即裼衣欲其相稱也語類沈僩錄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

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朝服則所謂進賢冠絳紗袍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騎黄緑作旗之類而不常用惟大典禮則用之然將用之時必先出許多物色於庭所持之人又須有賞賜於是將用之前有司必先入文字取指揮例降旨權免語類林夔孫錄

上領服非古服看古賢如孔門弟子衣服如今道服却

有此意古畫亦未有上領者惟是唐時人便服此蓋自唐初已雜蠻夷之服矣　語類　葉賀孫錄

因言服制之變前輩無著背子者雖婦人亦無之士大夫常居常服紗帽皂衫革帶無此則不敢出背子起殊未久或問婦人不著背子則何服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服否曰可僴因舉胡德輝雜志云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後來習俗相承遂為男女辨貴賤之服曰然然嘗見前輩雜

說中載上御便殿著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矣皆不可曉又曰後世禮服固未能猝復先王之舊且得華夷稍有辨别猶得今世之服大抵皆𧘂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時始後來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𧘂服問今公服起於何時曰隋煬帝游幸令羣臣皆以戎服從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緑只從此起遂為不易之制又問公服何

故如許闊曰亦是積漸而然初不知所起甞見唐人畫十八學士裹幞頭公服極窄畫裴晉公諸人則稍闊及畫晚唐王鐸輩則又闊相承至今又益闊也甞見前輩說紹興初某人欲製公服呼針匠計料匠云少三尺許某人遂寄往都下製造及得之以示針匠匠曰此不中格式某不敢為也某人問其故曰但看袖必短據格式袖合與下襜齊至地不然則不可以入閤門彼時猶守得這意思今亦不復存矣唐人有

官者公服幞頭不離身以此為常服又别有朝服如
進賢冠中單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服為常服今之
公服即唐之省服服也又問幞頭所起曰亦不知所
起但諸家小說中時班駁見一二如王彥輔麈史猶
畧言之某少時尚見唐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存矣
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
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說以為起於魚朝恩一
時人爭傚士大夫欲為幞頭則曰為我斫一軍容頭

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為語讖其先幞頭四角有脚兩脚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來遂横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嘗見禪家語錄載唐莊宗問一僧云朕收中原得一寶未有人酬價僧曰畧借陛下寶看莊宗以手展幞頭兩脚示之如此則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可考也桐

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帽之近時方易以漆紗嘗見南劒沙溪一士夫家尚收得上世所藏幞頭猶是藤織坯子唐製又有兩脚上下者亦莫可曉語類沈僩録

摯是初見君時用以獻君二生一死皆是抱羔鴈雉真物以獻如今笏却是古人記事手板插之帶間令人笏却是用行禮記事但其私記也今之公服皆古之戎服古公服是法服朱衣皂䘵冠則三公用貂蟬御史用獬豸衣之上則繫帶帶劒之類六七件

隋煬帝南遊命羣臣以戎服從大臣紫中緋小綠今之成羣成隊試進士詩賦亦煬帝法也金銀魚乃古人以合符臣之得魚符者用袋之腰間今無合符事却尚用魚又不用袋魚魚袋事出唐書輿服志高武

中睿時語類包揚錄

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其嘗謂縱未能大定經制且隨時略加整頓猶愈於不為如小衫合各從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

衫亦白胥吏則皆烏衣餘皆倣此庶有辨別也語類李閎祖錄

問古者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今以古人連屬之衰加於婦人殊裳之制加於男子則世俗未之嘗見皆以為迂且恠而不以為禮也曰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為難即且從俗亦無甚害又問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喪服無所佩既有要經而絞帶復何用焉曰絞帶正象革帶但無佩耳

不必疑於用也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為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紳○文集答郭子從

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温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巾婦人環髻今之時髻是其意也不戴冠語類包揚録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笏指之此笏常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

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齊者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圭自是贄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執圭時便足踧踧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語類 周明作錄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

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央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語類劉砥錄

殿屋五間前皆為堂後為房室中間之前為兩楹間後為室東間之前為東楹之東又少東為阼階上少北為東序後為東房西間之前為西楹之西又少西為賓階上少北為西序後為西房序即牆也設位在東西序者負牆而立也其南為序端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為夾亦謂之廂又說文云廂廊也廊東西序也此亦可見但疑序下脫一外字其前為東西堂其後為東西夾室夾外之廉為側階房後為北階此其地之盤也其棟則中三間為一棟橫指東西至兩序之上而盡遂

自此處分為四棟邪指四隅上接橫棟下與霤齊此其上棟之制所謂四阿也其宇則橫棟前後即為南北兩下橫棟盡外即為東西兩下四棟之旁即各連所向而下四面椽桷覆堂廉出階外者謂之廡說文云廡堂下周屋也其屋盡水下處謂之霤此其下宇之制也○厦屋則前五間後四間無西房堂中三間之後只分為兩間東房西室其餘並如殿屋之制但五間皆為橫棟棟之前後皆為兩下之宇橫棟盡外有版下垂謂之搏風搏風之下亦為兩廡接連南北以

覆側階但其廡亦不出摶風之外耳儀禮疏云卿大夫為夏屋其室兩下而四周之○殿屋四阿連下為廡四面之簷其水皆多故其簷皆得以霤為名厦屋南北兩下之廡與殿屋同故其簷亦謂之霤東西兩廡則但為腰簷不連棟下又不出摶風之外雖或有水亦不能多故但謂之榮謂之翼而不得以霤名也榮翼乃接簷之名疏乃直指摶風誤矣○

文集

殿屋厦屋說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

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宫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為內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案士冠禮賓立於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按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

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閤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賔問大夫大夫迎賔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考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内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惟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賔于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鄉射禮記曰序則

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氏曰中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楣楣前接簷為庪今見於經者惟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按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按聘禮賓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後楣以北為室與房後楣以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

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為之按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為室南壁而開户以兩架之間為室故云迫狹也昬禮賔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按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賔南面注曰不言于户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户牖故也釋宫曰無室

曰榭即序也○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

東房之稱當攷○室中西南隅謂之奥邢昺曰室戸
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奥而祭祀
及尊者常處焉○東南隅謂之窔郭氏曰窔亦隱闇
○西北隅謂之屋漏詩所謂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曾
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
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戸明者經止曰西北隅○室
南其戸戸東而牖西說文曰戸半門也牖穿壁以木
爲交窻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

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為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内案士虞禮祝闔牖戸如食間啓戸啓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啓扇在内也鄉牖一名是也○戸牖之間謂之依郭氏曰窻東戸西也覲禮斧扆亦以設之於此而得扆名士昬禮注曰戸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賔客位于此故又曰客位○戸東曰房戸之間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戸東也寢廟以室為主故室戸專得戸名凡言戸者皆室戸若房戸則兼

言房以別之大夫士房戶之間於堂為東西之中按
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
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又鄉飲酒禮席
賓于戶牖間而義曰坐賔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
間在西而房戶間為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
按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
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為右房而戶牖間設扆處正
中矣又按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

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戸也正義曰大夫惟
有一東房故室戸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
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戸正中比一房之室戸為西當
攷○房戸之西曰房外士昏禮記母南面于房外女
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戸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
外南面註曰謂尊東也是房戸之西得房外之名也
房之戸於房南壁亦當近東按士昏禮注曰北堂在
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戸與隅間

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房中之東其南為
夾洗直房户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户在房南壁之
東偏可見矣○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士昏禮
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
氏曰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
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牖下南上内賓立于
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内賓在宗婦之北
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

北為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堂之上東西有楹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為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按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為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内堂則由楹外

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内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内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為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按釋宫曰梁上楹謂之棁棁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〇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簠簋陳于楹内兩楹間言楹内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

西之中爾○南北之中曰中堂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為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為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按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為南北之中明矣又按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近房則言房外房東近楹即言東楹

西楹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祝淅米于堂是也○堂之東西牆謂之序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序之外謂之夾室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

之北通為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為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為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為右房也歟○夾室之前曰廂亦曰東堂西堂覲禮記注曰東廂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賈氏曰即兩廂也釋宫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廂亦曰東堂西廂亦曰西堂也釋宫又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按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

喪禮死于適寢主人降襲絰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廂矣釋宫所謂無東西廂者或者謂廟之寢也歟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堂各有階按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東堂

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按大射儀執羃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堂角有坫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或謂堂隅為坫也○堂之側邊曰堂廉鄉

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按鄉射禮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士冠禮注曰阼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當内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内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也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

以為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攢置于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聘禮注曰宮必有碑

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按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於中庭注曰庭實固當庭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

殺之度從可推矣○堂塗謂之陳郭氏曰堂下至門
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霤凡入門之後皆三揖
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
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霤將曲者至門內霤主人將東
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
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
於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
階矣又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

碑堂塗也則堂塗在階㢘之内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中門屋為門門之中有闑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橛也玉藻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竪短木也釋宫曰樴在地者謂之臬郭氏曰即門橛也然則闑者門中所竪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門限謂之閾釋宫曰柣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横木為内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

之根根闑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闔謂之扉邪
長曰闔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按士昏禮
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為門中
阨狹賈氏曰皮皆橫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
云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
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
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
異矣○夾門之堂謂之塾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内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南鄉按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内東堂負之北面則内塾北向也凡門之内兩塾之間謂之宁按聘禮賔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賔入三揖竝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内事也既而俟于宁也凡至門内霤為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竝行則

侯于霤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修廣之數不著於經按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堂修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修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修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

而知矣○門之内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内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以入為左右則門西為左門東為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為左右則門東為左門西為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享于廟門之右是也闑東曰闑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屛諸侯有朝

按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釋宫曰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内屏屏在路門之内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宫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内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内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按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

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賓拜饔餼于朝注曰拜于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于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矣○寢之後有下室士喪禮記

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為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

各有門户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宫也○自門以北皆周以牆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為垼于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按門之西有牆則牆屬于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牆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墉壁

之總名室中謂之墉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闈門在焉按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

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為相通
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人君
之堂屋為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士冠禮設
洗直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
室為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為殿屋也按
考工記殿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柱屋殿人
始為四柱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
子諸侯得為殿屋四柱卿大夫以下但為夏屋兩下

四柱則南北東西皆有霤雨下則惟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又曰屋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為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

亦兩下為之燕禮之門内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按士喪禮為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梠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宫曰檐謂之樀郭氏曰屋梠邢昺曰屋檐一名樀一名梠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曰南齊于坫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梠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霤鄉射禮記磬階間縮霤是也

霤以東西為從故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宫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扆牖間南鄉則户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内之

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廂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按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為內

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考文集 儀禮釋宮

戊己土律中黃鍾之宮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這箇只好說話某思量得不是

恁地蓋似些元亨利貞黃鍾畧畧似箇乾字宮是在中字中間又似是非在惻隱之前其他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如京房律準十三絃中一絃為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拄起應十二月 語類 林夔孫錄

黃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 語類 陳淳錄

朱子禮纂卷五